



初夏,雨水连绵,草木葳蕤,空气中仿佛都流淌着翠绿,此时再登天柱山,定能一睹天柱峰的真容。

素闻天柱山有一主峰——天柱峰,此峰与周边山峦似断非断,擎天巨臂般耸立山岗中,逢晴好天气,第一缕霞光首先洒向峰顶,若在雨后,云蒸霞蔚,还可偶现佛光。天柱山又称皖山,安徽简称皖,亦源于此。若此番有缘目睹主峰雄姿,也不失冒雨前行之苦累。

天柱山,光看“天柱”二字,画面感扑面而来,这座高峰,莫非真是女娲补天时,用海中巨鳌之足担起擎天重任,久而演化的?

初登天柱山,时见悬崖绝壁,怪石重叠;高山杜鹃缀满山林,枝繁叶茂,绮丽多姿。天柱山的气节与温柔并存,时而如阳刚壮硕的魁伟汉子,时而如含羞娇俏的妙龄女子。

车窗外,大雨不肯歇下,雨落进深山,腾起一片云海,雅致的民宿如繁星嵌进墨绿的大山里,路边高山狭缝里,细流涓涓,汇集在低洼处,急泻而下,撞击在嶙峋石壁上,那碎雨飞花,飞溅出来如银练空中飞舞,让人心情莫名大好。

左慈为东汉末年的方士,得天书《九丹金液经》后,便想照着天书指引炼丹成仙。天柱山是天下名山,雄奇秀丽,风光旖旎,常年云雾缭绕,得天地之仙气。更为难得的是天柱峰东南侧的良药坪处有一方湖水,群峰倒影,清澈明净,宛若瑶池,在此处炼丹,实乃最佳选择。果然,左慈由此修炼成仙,天柱山也成了许多方士向往之地。

当年左慈在此炼丹的湖,后人便称之为“炼丹湖”。炼丹房也保留至今,乃是临湖的一座浅浅的山洞。今日的炼丹湖已成为天柱山一处最美的景观,但凡上山的游人,莫不要到湖边一游,感受一下山水的灵秀,洗却一下俗世的凡尘,让心情愉悦一番,让心灵安静一回。

我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和心境来此一游的。这日上午,天光暗淡,浓云密布,丝丝缕缕的风穿梭于山间,盛夏得如此天气,于游山玩水实属绝好。

栈道皆为木板横向铺就,深褐的颜色,踩在上面有一种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得到的硬实和弹性,走在山道上,左侧为挺拔的大山,右侧乃峭壁深渊,放眼远望皆是葱茏绿色,远处的山云雾缭绕,云雾似将山托起,山腰和一座座山峰都裹在云层中。

走没多会,云雾越来越浓,还伴有若有似无的蒙蒙细雨,再看山道两侧,左侧山壁似蒙上了一层淡淡浅浅的薄纱,右侧的深渊和远处的山峰愈来愈模糊。山道前后,一缕缕云雾在慢慢游动,穿行间,云雾缓缓地散开又缓缓地合拢,发梢、眉尖、胳膊上皆被云雾缠绕有润滑丝凉的感觉。

再上天柱山

徐华敏

凝眸雨丝,忽恍惚起来,这是第三次来天柱山了吧,这次一定能一睹天柱峰芳容了吧!

三年前,偶和父母闲聊,说安徽为何简称“皖”而不叫“徽”,一时聊到西周的皖伯在天柱山一带建立的皖国,突然就萌生出带父母登天柱山的念头。父母原本说年岁大了,但见我兴致勃勃,便陪我一起出发了。我们要一起登山,一睹天柱峰的雄姿。

来到天柱山下,母亲看着耸入云端的群峰,打起退堂鼓,说上不去。不嘛不嘛,来都来了,不登到顶,怎好说我们来过天柱山?我抓住母亲的手撒起娇来。父亲在一旁也附和:就是,一家人嘛,登山怎不一起?这天柱峰我们要上去,还得拍张照片纪念一下。我把背包装满矿泉水,又塞了许多面包,豪情四溢地拍着鼓囊囊的背包,告诉父母莫怕,吃的喝的,一应俱全。

沿着山路拾级而上,他处早已落幕的杜鹃花,却在山上肆意盛开。天柱山的杜鹃和别处大不相同,没有艳丽的颜色,浅浅的粉,温温柔柔,每一朵花都欲语还休,像极了腼腆娇羞的少女。母亲走在蜿蜒石阶上,不时回头提醒我和父亲注意脚下,不知不觉中,母亲才是那个健步如飞、身轻如

燕的侠女。山路陡峭,父亲越走越缓,等我身负背包跟上时,父亲招呼我歇歇,指着前方岩缝里一棵碗口粗的古松说:小丫,你把水和面包拿些出来,不要背太多,要轻装前行,只要立定决心,看,岩缝里都可以扎根。父亲说完看着我,眼神和杜鹃花一样温柔。

是啊!这天柱山上的古松,它们阅尽沧桑,风吹过,它们在说,我们在听,有听懂的,也有听不懂的。它们留下的岁月痕迹,让我在山路上逐渐安静。天柱峰快要到了吧,很多时候,人生何尝不是登石阶,登完一级又一级,登到高处,回首走过的路,汗水、艰辛、孤寂,如风洒落。

母亲逐渐落后在山路上,父亲也开始颤颤巍巍,花白的头发散乱在山风里。山间除了风,除了几声雀鸟啾啾,就剩下父母粗重的喘息。父母年岁大了,为了陪我,咬着牙登山,我一下好生后悔。打开背包,把水送给其他登山人,又对父母撒娇:我走不动了,实在走不动了,我们回去吧,留点念想吧。母亲如释重负:那我们不是半途而废?父亲拍拍我的肩:做事不必事事皆求完美,懂得取舍,才是大智慧……

那日返回山脚,远远看见破云而

出的群峰,我暗暗告诉自己:天柱峰,我一定还会再来的。

三年后的一个雨天,一场活动安排在潜山,我再次来到天柱山。为了赴约,尽管下雨,也没有放弃登山。登山前,伙伴们都泼冷水:这么大的雨,估计登上顶了,也看不见天柱峰。我心里暗道:那就享受这登山的过程。

天柱山上的松树,依然仙风道骨地立在悬崖峭壁上,那些盛开着的高山杜鹃,在雨雾亲吻下,已经褪下粉色的外衣,洁白、纯净,绽放在虬枝顶端。

终于攀上了天池峰,可隔着山涧,眼前除了浓浓的雨雾,真的什么也看不见,伙伴们大笑,一路念叨的天柱峰躲起来了。这可真是云深不知处,只在此山中啊。山风裹挟着密雨掀开了我的雨衣,让我不禁打了个哆嗦。看来,天柱峰真的只能在梦里出现了。

此次,又是雨天,我再次来到魂牵梦萦的天柱山脚下。

车窗外的雨倾盆而下,雨刮器奋力挥动双臂,驱逐着叫嚣呐喊着砸向玻璃的雨水。这下天柱山还能登上去么?莫非得四登天柱山?我和朋友正在车内讨论怎么登山,穿雨衣行不行时,车内收音机适时播报出一条新闻:“……由于连日暴雨,突发天气易引发泥石流危害,故天柱山景区今日关闭,敬请广大游客理解……”

我和朋友互看一眼,哈哈一笑。天柱峰,我一定会再来寻你,我一定会站在你的面前,一睹真容。

雾游炼丹湖

杨勤华



山中明珠 天柱山管委会 供图

行进中远远听到了“嘘嘘”的声响,近时渐渐转成“哗哗”声,声音是由左侧的山崖上发出的,透过游弋的云雾,隐隐见上方悬着一挂细细长长的瀑布,水流得不急,瀑布在云雾的遮隐下,宛若一根长长的白色绸缎在风中轻轻摆动,伸手想拨开云雾,哪里能拨得开,云雾在手掌间打着卷蠕动着,瀑布也似乎更加欢快。

绕过几个弯道,便能看得到炼丹湖了,湖水隐没在雾气中,只能看得见近处一点点的亮色,再往前走,一股股劲风将头发吹得横了起来,眼前的雾在快速奔腾着,远处的山和炼丹湖周边的山壁时隐时现

犹如梦幻。来到拦湖大坝上,风将水汽吹到空中,刮到脸上和身上,还有雨点般的水珠夹杂其间击打着脸和胳膊,顿觉有一股股寒气袭向全身,飘动的头发上沾满了水汽,T恤和裤管被风吹得臃胀起来,很快T恤就从扎紧的裤腰里挣脱出来,在如此氛围中漫步,雨雾弥漫,衣袂飘飘,目光潮湿,陡然便有欲仙似梦的感觉。

走过大坝,风便小了许多,但雾气依然将炼丹湖隐藏着,只露出近处抖动的波光。一旦心静了,目光便清澈了,湖中隐隐现出了炼丹炉,那云雾绕着炼丹炉或聚拢或散开,倒似左慈正在炼丹一般,不由

心生向往,左慈当年在此炼丹是何等自在洒脱呀!

绕湖继续前行,便来到了左慈当年炼丹之处,靠近湖水处的山石上有一尊左慈背挂斗笠的雕像,他似刚刚下山,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,目光迎向左侧的一棵苍劲古松,身体却对着被云雾隐去的湖水,如此姿态既自在,又不失稳重,确有仙风道骨神采。其近处有一方圆形的石雕罗盘,后面的山洞便是当年的“炼丹台”,遥想那时的左慈虽活得洒脱,但在这湖畔山脚下的洞中炼丹,却也清苦孤寂,倘若没有异于常人的毅力,恐怕也难以成仙。

越往前走,云雾便在不自觉中渐渐散开,湖面亦慢慢变宽,此时的湖水是墨绿色的,它们前赴后继向岸边扑来,愈近岸边,湖水愈闪着亮色,倘若将脚伸入湖水中,想必脚也会亮了起来。

沿着湖畔的小道环行,时见成排挺拔的水杉,每走入水杉林中,便有雨滴落下,无论落在身体的某一处都是一种舒爽的感受。云雾渐渐散开,湖面更加宽阔,群山陡然变得清晰且近在咫尺,湖水已成草绿色,那绿色中还融入了天蓝色,波光流盼,更胜瑶池,令人惊心。对岸的左慈和湖中的炼丹炉都清晰可见,炉火似已熄灭,炼丹大功告成;左慈亦志得意满,得道成仙,正在告别炼丹湖踏上新的仙境之路。

云雾消散了,此时此刻,天柱山的美,炼丹湖的美也已一点点地融入我的内心,而我亦顿悟:所谓炼丹,就是炼就日月精华,让自己变得更加洒脱快乐!